

檢

論

卷二

檢論

章氏叢書之一

卷三

訂孔上

日本有遠藤隆吉者自以爲習漢事其言曰孔子出於支那則支那之禍本也夫差第韶武制爲邦者四代非一意循舊也以其卓躒過人後生自以瞻望弗及重神其言革一義若有刑戮

則一意循舊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無進取者咎亡于孔氏禍

本成其胙盡矣

略舉遠藤氏支那哲學史

章炳麟曰一意循舊者漢世博士

有之魏晉以後亡是也追惟仲尼聞望之隆則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大史中祕書而老聃爲守藏史得其本株異時倚相萇叔諸公不降志于刪定六藝墨翟

雖博聞務在神道珍秘而弗冒宣繼志述事繼老之績而布彰
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勸業垂統者孔氏也遭焚
散復出則關軸自持于孔氏諸子卻走職矣且古者世祿子就
父學爲疇官後世雖已變更九流猶稱家孟軻言法家拂士荀
卿稱家言邪學百家無所竄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其遺迹也
宦于大夫謂之宦御事師曲禮宦學事師學亦作御言仕者又與學同說文仕學
也明不仕則無所受書周官賓興萬民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籍
不與焉禮樂亦士庶常行者耳必無周官之典尙猶局于鄉遂王畿方百萬里被
教者六分一耳及管子制五官技能爲詩易春秋者予之一馬
之田一金之衣山權數眈庶之識故事者若此其寡也管子雖厲
學不徧九服又令細民以是干小祿致末秩其學最陋長見笑

于大方之家自老聃寫書徵臧以詒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諸書復稍稍出金匱石室閒民以昭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國史不聚殲于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于堯舜豈可得哉夫神化之道與時宜之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沿樂布六籍者要以識前事非謂舊章可以永循也漢初古文既不遠布而仲尼名實已高巖矣諸儒覩秦餘敝法欲有更易持之未有其故由是破輒六籍定以己意參之天官歷象五行神仙諸家一切假名孔氏以爲魁柄則六籍爲巫書哀平之間周官左氏始興神道漸褻更二百年而得黃初後王所以更制者未嘗不隨時經變何乃無進取哉且舊章誠不可與永守政不驟革斟酌

酌彙今未有不借資于史先漢之史則誰乎其惟姬周舊典見于六籍者故雖言通經致用未害也遷固承流而繼事者相次十有餘家法契之變善敗之數則多矣猶言通經致用則不與知六籍本意

章炳麟曰仲尼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

玉斗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歿名實足以抗者漢之劉歆

書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後獨有劉歆而已微孔子則學皆在官民不知古乃無定臬然自秦皇以後書復不布漢興雖除挾書之禁建元以還百家盡黜民間唯有五經論語猶非師授不能得自餘竟無傳者東平王求史記于漢廷桓譚假莊子于班嗣明其得書之難也向歆理校讎之事書既殺青復可逕寫而書賈亦賃鬻焉故後漢之初王充游雒陽書肆已見有賣書者其後邴卿章句之儒而見周官康成艸萊之氓而窺史記則書之傳者廣矣至梁時阮孝緒以處士撰七錄是爲天祿石渠之守遂于民間也然以鈔撮重煩猶多窒滯及馮道爲鏤版之術而負販益多矣宋史邢昺傳景德二年上問昺經板幾何昺曰國

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則佗書可以例推由此觀之馮道功亦不細學之高下行之衰正非此所論也

訂孔下

往時定儒家莫若孟荀私以論語晦昧三朝記與諸告飭總紕經記辭義岐如也下比孟軻博習故事則賢而辯察少歉矣荀卿以積僞俟化治身以隆禮縣羣衆道不過三代以絕殊瑰法不貳後王以綦文理始終以禮穿敝故科條皆湜然無自戾者其正名也與墨子相扶持有所言緣先于西來桑門之書由斯道也雖百里而民獻比肩可也其視孔子長幼斷可識矣夫孟荀道術皆踊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才與道術本異出而流俗多視是崇墮之故仲尼名獨尊其道術固未逮也懷是者十餘年中間頗論九流舊聞上

觀莊生爲齊物論釋又以間暇質定老聃韓非惠施諸書方事
改革負縲東海獨抱持春秋窺識前聖作史本意卒未知其道
術崇庫也以炎黃譽堯之靈幸而時濟光復舊物間氣相摺逼
于輿臺去食七月不起于牀歔然歎曰余其未知姜里匡人之
事夫不學春秋則不能解辮髮削左衽不學易則終身不能無
大過而悔吝隨之始翫爻象重籀論語諸書槩然若有寤者聖
人之道單籠羣有不亟以辯智爲賢上觀周易物類相召執數
相生足以彰往察來審度聖人之所憂患與其卦序所次時物
變遷上攷皇世而不繆百世以俟後王羣盜而不惑洋洋美德
乎誠非孟荀之所逮聞也諸所陳說列于論語者時地異制人
物異訓不以一型錮鑄所謂大道固似不肖也人亦有言西極

之聖守其一術強聒而不舍婁遇而不異辭大秦三哲以之東
極之聖退臧于密外虞機以制辭言從其品物因變流形浮屠
老聃仲尼莊周以之虞機雖審權議雖變豈直無本要哉道在
一貫持其樞者忠恕也躬行莫先而方彥以爲學則守文者所
不省己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
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處正色正味之位
其侯度誠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類誠令比類可以徧知者是
絜渠可以審方圓物情之紛非若方圓可以量度也故用渠者
困而務比類者疑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
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
上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中之方人用法察邇言也下者至于原本山川極命艸木合契
比律審曲面執莫不依是以知忠恕于學猶鳥有兩翮而車之
左右輪學不兼是菩沛將蔽之日中而主爝水沫爲譏也而況
于躬行乎荀卿蓋云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
位此謂用忠者矣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
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大理而宇宙裏此謂用恕者矣夫墨子者辯以經說主以天志
行以兼愛尙同天志尙同之末以衆暴寡墨子兼愛天志諸篇亦論以衆暴寡之非
然既云天志尙同設有異天志而殊羣衆者惟盡恕遠忠也荀
卿雖解蔽觀其約束舉無以異于墨氏荀子雖非墨氏惟其文質異流耳墨子尙同篇
極論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之非欲令萬民上同天志
子天子所是必是之天子所非必非之荀卿論治正與相符體

忠恕者獨有莊周齊物之篇恢恠憺怪道通爲一三子之樂蓬
艾雖唐堯不得更焉茲蓋老聃之所流傳儒道所以不相舛悞
夫何曖昧矣哉三朝記小辨亦言忠恕三朝記哀公欲學小辨
孔子對以力忠信云知
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
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爲學則無所不辨也
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雖小別非無其餘華澤也
會通內思畢心者由異而觀其同也

道本

老聃之書稱南面之術曩者疏通韓非解喻備矣未及內心也
內心者精象所流不閒仕隱時隨大理而或近于悞奇案老聃
書多言無欲無欲則不得慈民處官文旨相錯義有奪予此爲
大智所宅與應醕物求異狀道者因貳以濟民行一耑不足以
盡之而非自爲鉏鋤也偏至則跌矣觀其寵辱之章世或以爲

患身期于灰滅而更與寵辱若驚相戾桑門又曰是徒能無身

未無人我法我也古者辭義通博言身言我或不別雖桑門書

尙時見之又無以難

釋典多言無我而又稱我見爲薩迦邪見薩迦邪譯卽身字是言身言我者釋典亦

或不

章炳麟曰不察玄言則羣以老聃欲舍身案其文曰何謂

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

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

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以者用也莊子在宥篇作貴以身於爲天

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謂貴此則

用其身於爲天下愛用其身於爲天下所謂施身及國也此則

訟言貴愛其身非直貴身又貴大患也諸言死生無變哀樂不

動乎匈中者謂其至無貴愛用身寶穡大患而不辭者謂其供

靈臺不可持見莊子

庚桑楚篇引老聃語釋文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此卽佛
典所云阿陀那識譯言持臺亦訓持也反言靈臺不可持者
謂不可執此爲真斷法我見也不少留人我見者其志則一往
我也詳齊物論釋

趣寂無利萬物之情滌除玄覽者斷所知障也不少留煩惱障
者其志則厭苦人世不能悲恫以應羣生之求也若是者寧足
以託寄天下者邪夫吾無身者吾無患矣斯乃桑門小乘尪劣
之行怖畏生死而期于遠離五陰彼大乘者適貴其身與患俱
未遽避患也何者人民困餓之隄寒燠之眚鰥寡之戚無欲者
不能體覺也雖嘗有欲而足以順志娛形者與人菀枯相絕憂
樂相殊則忘之人情不能無寵辱持千金麗衣裘列肴膳擁少
艾寵之盛也使鼠壤有餘糈而下陳有蕉萃已所賴于寵者亡
幾耳誠令比于鞅掌失據求抱薪食糠臥牛衣而不得者則處

辱爲上憂而得寵爲下樂人雖失寵未遽處辱也然猶得是而
矜失是而戚精魄爲之散越起居爲之顛倒者有以知人之情
欲若谿壑而不可盈也而況于處辱乎雖知道者其身固亦嘗
驚是矣後始超蹕返于大沖其先所履涉未忘也故能邇度物
情不間翺忽此其言不可以語高士逸民而道本反更在是浮
屠大乘之義無以駕之也儒者孟軻亦言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恒存乎疢疾天將大任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佛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不能者非獨才調優絀之間謂不身觸其事則不能誠心痛悼
以識人之疾苦從其躬行仁義閱視險阻不體知也固不能強
毅赴之赴之而或牽於禮法有所當汙身齷行者則不能任權

徑行也若是者退足以處江海進足以衣逢掖而天下何寄焉
其唯墨翟宋跖之倫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願天下之安寧
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若將可以爲上仁者墨子以尙
同槩人歌哭不類而宋跖以人情欲寡皆不得其眞眞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
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莊子漁父篇

夫精誠者身知寵辱以臨大患

始獲焉是故以處工宰則明白四達以處布衣任俠則窮窘之

士委命

道家亦有任俠如汲黯是也

以處大師則保傳天人衣養萬物而不

爲主轉觀作易之所憂患在生生與未濟也身無窮故人所託
寄於我者亦無窮馴致其道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
地並與神明往與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夫

有身不期於大患而大患從之大患不期於託寄天下而託寄天下從之此老聃所爲貴愛者哉取觀儒釋之論其利物則有高下遠邇而老聃挾兼之仲尼所謂忠恕亦從是出也夫不持靈臺而愛其身滌除玄覽而貴其患義不相害道在並行矣故莊周援引其文且頌之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爨焉

在宵篇

媮以苟容怯以自全者自以

爲得老聃之道曾未窺其大體也

問者曰晚世昌狂之論以爲其欲多者其可用亦多卒之貪淫敗度而世未見補益老聃言貴大患驚寵辱者妄其駢于是邪章炳麟曰夫食味別聲被色者物之大情也桮菴不知燕昵之好暗聾不知笑語之歡而駸戾轉甚者以其遠人情故有清約

厲身而不可爲大夫者矣雖然非夫昌狂者所能持也老聃所言謂其嘗驚寵辱非謂其終驚寵辱也謂其灑落所知而殘留大患以權制貴非謂其豕繫于彼也所謂貴者若夏后氏之璜少斯珍矣所謂愛者若縣金囂于千仞之繩垂絕且失斯護之矣夫至高之與至庫言若相似而不可糅合韓非蓋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以無爲無思爲虛其意常不忘虛是制于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今制于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解老

虛且不能制而制于身與患哉

問者曰道家貴自然其流爲法慎到申不害韓非主之卒以慘

覈少恩何哉章炳麟曰雖古法家亦言自然咎繇始作士自稱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贊者佐也襄者因也

馬季長說

佐之也者

輔萬物之自然也因之也者以百姓心爲心也舉如木禺動如
旋規謂之未有知雖時更質文械器服御異制飾僞萌生變詐
蠱出執政者終莫能易咎繇之言矣夫慎申韓者獨聞自然弗
能以大患商度情性此慘覈少恩所由起

道微

章炳麟次道家師說先爲原道

見國故論衡

次作齊物論釋自以爲

盡其眇意遭時不淑極覽古人處死之道客或靳焉且問曰昔
孟氏以爲生義不兼則舍生而取義晚世西極有恒言曰不自
由無寧死二者其孰正章炳麟曰是在道家子華子之論

呂氏貴生